

濒临失传的“和林撂份子”：回不去的乡土生活

文·摄影/草原全媒·北方新报首席记者 查 娜

“撂份子”是流传于和林县及周边山区的一种独特的民间唱腔，2012年入选呼和浩特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这项民间艺术濒临失传。今年以来，和林县音乐家协会对“撂份子”进行了抢救性田野调查。7月，本报记者跟随和林县音乐家协会主席牛智勇，了解这项民间艺术的历史、现状，及未来传承之路。



擅长曲艺的任永社

正月里的社火

在和林县音乐家协会主席牛智勇找到任永社前，任永社已经很久没有唱过“撂份子”了。那些回忆，都留在少年时代生活的小山村。任永社是和林格尔县职业中学的一名教师，1966年出生于和林县胜利营乡哈达沟村。

哈达沟村是和林县东部山区的山村，属于高山区，如今已经没什么人住了。任永社童年时，哈达沟村有二十多户人家，因为地势相对偏僻封闭，乡亲们生活也单调封闭，在文艺方面能接触到的就是每年正月的“迎喜神”和十五“混玩艺儿”。

每年的正月，是全村老少最快乐的时候。为了准备正月的娱乐活动，全村老少们很早就开始准备——用萝卜、洋油、麻纸做的灯、跑旱船的道具、各类服装……而在正月的社火活动中，“撂份子”是重头戏。

少年时代，任永社对看到什么就能唱什么的“撂份子”产生了浓厚兴趣。那时候，村里唯一会“撂份子”的老师傅唱一句，他就悄悄地跟着学一句。在活动结束回家的路上，任永社还一直在唱，尤其在没人的时候还要放开嗓子来几声。

后来，村里会唱“撂份子”的老师傅举家搬迁到了外村，以后每年的“撂份子”，任永社就成了主角。任永社读过书，所以会根据不同的场景即兴串词，并记录下

从老一辈那口口相传而来的唱词，运用不同曲调进行表演，因此很快任永社就成了受欢迎的演员。

在任永社离开家乡读书和参加工作以后，再也不能回到家乡唱“撂份子”了。新的生活环境，也不再有人期待着听他唱“撂份子”。

唱词里的往日生活

任永社记忆中的唱词，很多是奶奶教给他的。奶奶不识字，但是记忆力好。村里代代传下来的唱词，她都能记住。有一段唱词任永社记忆深刻：“正月里来正月正，九爹虎儿下战文。那战文下在一个金銮殿，金盏盏、盏盏金，金皇玛出圣旨，七个郎、八个虎，七郎郎八虎虎，哎嗨嗨，出九州。”

这段唱词在村里传唱了几代人，没有人说得清楚它从什么时候流传下来，讲述了什么历史背景下的故事。有人说，这是北宋时皇帝打仗时的故事，但这些说法都无从考证，就像它们口口相传过程中的随意。对于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唱词，任永社十分着迷。他觉得，这些唱词联结着家乡遥远的过去，和一代代本分生活的人们的精神世界。

采访时，任永社现场表演了一段关于姐妹二人的“撂份子”。“二月里来龙抬头，姊妹二人踢绣球。大姐姐踢了一个龙盘凤，妹子

又踢狮子滚绣球，走的走来扭的扭，哈妹子，往前走。四边水来，哎嗨嗨，汗长流。”“三月里来三月三，姊妹二人绣牡丹。牡丹绣在一个窗棂上，贴画容易绣花难。”

这段唱词描绘了以前的乡村里，多才多艺的姐妹二人展示各种技艺，短短几句将人物特点表现得活灵活现。演唱时，任永社会配合着唱词内容，做踢绣球等动作，沉浸在“撂份子”的艺术氛围里，仿佛回到了快乐的少年时代。

东路西路各有调韵

“撂份子”传播的地域比较狭窄，主要分布在和林县的山区和周边旗县的乡镇。即使在这么小的范围内，“撂份子”也像方言一样，三里五里就有了细微的差别，三十里五十里更是有了调韵的不同。

以和林县的摩天岭为界，以东地区和以西地区的“撂份子”调式各具特点。东路曲调具有徵调式和角调式的特点，旋律表现为热烈、欢快、轻松、活泼、亲切爽朗；西路曲调则有羽调式的特点，旋律表现为清幽、柔和、哀婉。

任永社的唱法就是东路曲调，而和林县舍必崖乡西厂圪洞村民樊当政唱的则是西路曲调。78岁的樊当政是那个年代村里少有的中专生，爱好文学，曾撰写了《西厂圪洞村志》，也是“撂份子”的爱好者。

樊当政说，“撂份子”是正月

十五闹红火中特有的唱腔和唱段，在社会表演中起着承上启下，填补空隙的作用。“撂份子”演唱形式灵活多样，几个人凑在一起，在锣鼓停下来的间隙便可清唱。“撂份子”的唱词多为村民的即兴创作，四句为一段，押韵上口，内容简单朴实，充满农村生活气息。

樊当政记录下西厂圪洞的“撂份子”唱词：“高高山上一群羊，口含青草泪汪汪，我问羊儿因何泪，前怕刀子后怕狼。”“进了大门进二门，天地两边挂纱灯，纱灯上面写大字，五谷丰登贺太平。”“高高山上一棵麻，麻子上面落的个叫蚂蚱，天阴下雨不叫唤，阳婆出来咪溜溜喳。”“这个大门修得宽，里面又把骡马拴，骡马成群羊满圈，后辈儿孙做高官。”这些唱词里，留存着回不去的乡土记忆。

和林县山区农村正月社火活动的悠久历史和繁盛，给了“撂份子”发展和传承的空间。在乡土社会，正月里社火活动热情又隆重，不仅是娱乐活动，还有驱邪免灾、祈求赐福之意。对于农民来讲，一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是最大的祈盼。

而随着如今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变，农村社火文化逐渐式微，“撂份子”也少了长期性的展示平台，没有适应现代社会、现代生活的时代精品，受众群体越来越小，生存空间逐渐萎缩。

如今的年轻一代，不再那么了解和熟悉“撂份子”了。（中）